

刘秉荣／著

辛亥革命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为了维护其统治，不惜发动内战，镇压革命。护国战争爆发，袁世凯被迫下台，但北洋军阀的统治依然稳固。护国战争后，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的局面。护国战争后，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的局面。

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
由国民党主导的四次大战之

护法大战

中国社会出版社

护法大战

刘秉荣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护法大战/刘秉荣著.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1
ISBN 978 - 7 - 5087 - 3037 - 0

I. ①护... II. ①刘... III. ①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3228 号

书 名: 护法大战
著 者: 刘秉荣
责任编辑: 尤永弘
发行策划: 金 伟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编辑部电话: (010)66078402
电 话: (010)66080300 (010)66051713
(010)66051698 (010)66080880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22
字 数: 424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目 录

楔 子	(1)
第 一 章 广东的“龙虎斗”	(2)
第 二 章 软弱的国会	(7)
第 三 章 张勋召开第二次徐州会议	(11)
第 四 章 府院交恶	(15)
第 五 章 “偏是伟人多短命”	(22)
第 六 章 黎、段的抓军权和孙中山解散革命武装	(29)
第 七 章 段、孙再交恶	(34)
第 八 章 黎、段绝交之争	(37)
第 九 章 张勋复辟	(50)
第 十 章 段祺瑞马厂誓师	(71)
第 十 一 章 段祺瑞重组国会	(85)
第 十 二 章 冯国璋任民国大总统	(91)
第 十 三 章 混乱的四川	(99)
第 十 四 章 护法之役	(104)
第 十 五 章 孙中山意欲改组军政府	(181)
第 十 六 章 和平会议	(184)
第 十 七 章 “五四”爱国运动	(189)
第 十 八 章 王揖唐耐心奔走	(200)
第 十 九 章 张作霖统一东北	(203)

第二十章	靳云鹏组阁·····	(207)
第二十一章	南方各派系的斗争·····	(212)
第二十二章	军政府的分裂·····	(218)
第二十三章	直皖大战·····	(222)
第二十四章	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234)
第二十五章	张、吴交恶·····	(240)
第二十六章	“四总裁”发表宣言·····	(244)
第二十七章	联省自治运动·····	(247)
第二十八章	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	(254)
第二十九章	“四巨头”的天津会议·····	(263)
第三十章	吴佩孚出师湘川·····	(268)
第三十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275)
第三十二章	孙中山桂林北伐·····	(280)
第三十三章	第一次直奉大战·····	(288)
第三十四章	“法统重光”·····	(302)
第三十五章	“汉献帝”·····	(308)
第三十六章	孙中山联合各方反直势力·····	(315)
第三十七章	曹锟贿选总统·····	(318)
第三十八章	第二次直奉大战·····	(328)
第三十九章	孙中山北上·····	(335)

楔子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之后,以北洋渠魁袁世凯为首的军阀,侵吞了革命果实,又意欲把刚刚解脱帝制的中华民族推向专制的王朝。袁死后,其所豢养的亲信、死党仍牢掌北洋大权,如号称北洋三杰的“龙、虎、狗”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自诩威继光转世的吴佩孚,自诩与金龙四大王对话过的曹锟,自诩星宿下凡的张作霖,自诩菩萨时时保佑自己的陆荣廷,乃至黎元洪、梁士诒、徐世昌等等,都称得上是乱世的奸雄,他们深染专制之毒,枭雄自肆,包藏祸心,争权夺利,阴谋迭出,他们操纵中国的政治舞台,为一己之欲,不顾流尽天下人之血,不顾生灵惨遭涂炭之苦,而使战云翻腾,战祸延绵,把中华民族推向水深火热之中。

对于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害国害民,孙中山先生深恶痛绝,其愤然道:“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

第一章 广东的“龙虎斗”

1916年6月9日,就在袁世凯刚刚去世之际,广东都督龙济光宣布了取消独立。龙是在广西护国军和广东各地民军的四面包围下被迫宣布独立的,而且在宣布独立时,龙取得了袁世凯的秘密指示和深切谅解,此后龙仍然与袁有密电往来,袁死后,龙又与段祺瑞取得了密切联系。龙擅自取消独立之用意是在摆脱军务院的管束,完全倒向北京政府的一边。其认为北洋派是全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是极强的靠山。龙在取消独立的同时,秘密电请段内阁三路出兵“援粤”,即除由海道运输北洋军来粤外,并令江西、福建两省的北洋军由陆路开进广东,帮助其夹攻滇军,然后再帮他驱逐桂军,以恢复其在广东的势力。与此同时,龙还广招股匪,扩充军队,准备武力进攻护国军和民军。龙的行径激起护国军和广东各界人士的一致声讨。孙中山发出讨龙号召,梁启超、唐绍仪,护国桂军将领莫荣新、谭浩明、林虎,以及国会议员等,也纷纷发出通电,谴责龙济光的罪行,要求北京政府罢免龙济光,另选贤能。但在段祺瑞等北洋军阀头子的支持下,龙济光有恃无恐。

护国军军务院在肇庆成立时,代理抚军长岑春煊和广西都督陆荣廷曾电请云南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取道广西、广东向江西进兵,因此李烈钧率领张开儒、方声涛两个梯团于5月12日开到肇庆。时袁尚未亡,龙自己既不愿出兵北伐,又拒绝滇军通过广州,他所假借的理由是说害怕引起主客军的误会和冲突。时陆荣廷也害怕在广东境内引起冲突,遂与龙商定,滇军假道广东所经过的路线,即由肇庆经三水到滘江口,转乘火车到韶关,这样,就避免经过广州。不料当护国军第二军张开儒梯团6月7日到达韶关的时候,龙电令韶镇守使朱福全闭城不纳,迫使滇军露宿城外,龙还命朱福全拆毁铁路,阻止护国军通过。

对于济军的阻挠,6月15日,李烈钧致电唐继尧和岑春煊:“拟请迅下命令,将该镇守使、道尹等分别调肇,另委贤员接充,以免冲突而安军民。”

6月17日,李烈钧致电岑春煊和龙济光,谓“该局自断交通,无故惊扰,原无可惜,若因此肇启衅端,貽误在局,谁负其咎?除派员查探外,特电奉闻”。同日,李烈钧又致电岑春煊,称:“现查龙督在距滘江二十里源潭车站,陆续增兵,并叠电韶关各车,继续下驶;省来各车,则仅至源潭,不令上驶。复据车站役员传说,本日韶关,似有冲突。刻虽未得确报,然心念将士力寡兵微,倘有意外,负疚何似,绪绪忧危,五内焦沸,恳迅电维持,彷徨待命。”

这时，龙军在韶州城中架炮向滇军轰击，滇军愤而还击。6月20日，李烈钧就此致电岑春煊，称“滇军为自卫计，相机抵御，原非得已”。

广东内部发生军事冲突和龙济光擅自取消独立，正符合段内阁分化西南的要求。因此，北京政府发表命令对龙大加表扬，说他“具有世界之眼光”。6月21日，又派他兼任广东巡按使。

滇军与龙军在韶关激战，龙军不支，开城投降。

6月27日，李烈钧致电唐继尧，称：“粤兵四营全数降伏，各属望风率队来附，现正抚辑兵士，休戈整顿。惟粤人恨龙已深，各路司令会议将声罪驱除，若龙犹不自戢，则溷然大波或竟继此而起也。”

这时，龙济光密电请段速派北军三路入粤援助的电报被军务院截获，由代理抚军长岑春煊通电揭破，龙济光无法抵赖，就伪造了军务院不肯撤销和岑、李两人密谋攻占广东的往返电报以资抵制，并于7月3日调兵北上。

同日，李烈钧致电北京政府，电称：“韶州镇守使朱福全之军队，首先开炮轰击，甘为戎首。滇军纪律严明，举动慎重，倏被炮击，不得不拒，请派员调查，以分曲直。”7月4日，李烈钧又发表了《致龙济光部将书》，谓：“龙氏踞粤，几及三载，朋比袁贼，残害百姓，开赌卖烟，搜刮财货，淫威所被，闾里为墟，怨声载途，如火益热。”“今者袁贼，既伏天诛，龙氏长城，嗒然崩坏，莫、李之师，出乎东西，滇中劲旅，临兹北路。”“昭苏者万姓，驱除者一人，倘因葑菲之言，遂动恻隐之念，翻然变计，倒戈归从，既不失其尊荣，亦无愧乎豪杰。”

7月6日，李烈钧又致电黎元洪、段祺瑞、唐继尧等，电称：“滇军驻韶，龙济光迭次阴饬所部，前后威逼，致与我军前部在韶关猝开衅端，幸死地求生，将士危虑，凌厉艰险，未为所歼，殊龙意未餍，密布重兵，截断江流，阻我交通，塞我后路，清远、从化，楚歌布闻江日。忽由源潭挥兵上逼，炮多械利，往复逼攻，赖将士自卫，人思救死，苦战三昼夜，始逐渐击退龙军，保全师旅。念平昔承学师友，颇蒙知遇，临渊戒惧，重自督励，仰式高模，幸未陨越。且龙军败丧之余，纷纷溃窜，从此敌情中摧，或不致再相逼害。唯抚念将来怛然心恻，龙氏不去，粤终不安。望我总统、总理、抚军诸公，迅赐明鉴，曲予维持，无任拜祷。”

段祺瑞接到龙济光的三路乞援密电后，即电令江西督军李纯将由湖南调回江西的北军第六师全部调往赣南，令福建督军李厚基出兵闽南，并派萨镇冰率领海军以保护外侨为名开往广州，三路人马支援龙济光。李纯、李厚基虽然执行了段的命令，但他们派兵目的只是为了防止滇军侵入，而不热心越境向滇军进攻。这时龙的人马也于7月3日北上应援。7月3日，李烈钧奉命指挥护国军第二军攻占源潭，广西护国军莫荣新、谭浩明等部攻占三水，邓铿等部亦从西江、北江、东江三面对龙济光军发动攻击，龙军败退回广州。

龙的迅速战败，使段来不及布置援龙，这时，济军困守观音山与滇军血战，有全军

被歼的危险。因此,段秘密指示龙于万不得已时退守琼崖,以保全实力,待机反攻。段内阁又于7月6日发出命令,将李烈钧调到北京“另有任用”,以陆荣廷为广东督军,朱庆澜为广东省长,调龙济光为两广矿务督办,但又令陆荣廷暂署湖南督军,在陆荣廷未到广东以前,仍由龙济光暂署广东督军。

段内阁的这个命令实为缓兵之计,而且把李烈钧又调离。

7月8日,李烈钧再次发表《致龙济光部将书》,谓:“袁逆叛国,天下愤恨。龙氏比恶,终不改悛,阳托附义之名,阴存反复之意。”“比者粤中父老,不忍任彼猖狂,遂动义愤,传檄宇内,共图驱逐,风声听树,义气孔张。”

7月9日,李烈钧又致电岑春煊,称:“查此次龙军以三倍之兵力,四面围逼我军,险厄若莅危崖,虽幸获胜利,窃自庆慰,履迹推念,犹怀后惧。”

段7月6日的命令一发出,即遭广东各界人士的激烈反对。以唐绍仪、梁启超、王宠惠为首的各党派人物纷纷电请北京政府罢免龙济光。段见一计不成,又用一计,派刚由湖南逃出来的与黎、段两人都有相当关系的汤芑铭为广东查办使,并派海军上将萨镇冰为粤闽巡阅使。这样一来,使“海军援粤”名正言顺了。

段用汤的另一个目的是想利用汤芑铭拉拢进步党领袖汤化龙,以便其进一步操纵国会。

黎打算提拔汤为海军总长,而此次派汤为广东查办使却是段的主张,以前国民党二次独立的时候,袁世凯派汤为湖南查办使,率领一部分军舰到洞庭湖,随即宣布他为湖南都督。这是广东人民的一面镜子,湖南人送汤绰号“汤屠户”,广东人民正在坚决要求去掉“龙屠户”,所以,决不能容许北京政府再派一个“汤屠户”来。在广东人民驱龙拒汤的响亮呼声下,汤也没敢到广东了。

陆荣廷本想率桂军向广东和湖南两方面求发展的,当他带领一部分桂军开进湘南后,感到此时北军虽然已从湖南撤退,但湘军的力量是足以自卫的,而湖南地当冲要,财富又远不及广东,因此他决定把他的主要力量集中到广东。7月10日,陆率其人马由衡州班师回桂,而后到肇庆。

陆荣廷率人马回到肇庆后就装起病来,其对龙济光仍想取不战而胜的策略。

这时,西南各省的护国军首领,已是得休便休,不愿坚持到底,乃决议撤销军务院。7月14日,由抚军长唐继尧、副长岑春煊、政务委员长梁启超,及抚军刘显世、陆荣廷、陈炳焜、吕公望、蔡锷、李烈钧、戴戡、刘存厚、罗佩金、李鼎新等,一并联名,布告全国,其辞称:“帝制祸兴,滇黔首义,公理所趋,輿情一致,桂、粤、浙、秦、湘、蜀,相继仗义,其时因战祸迁延,未知所届,独立各省,前敌各军,不可无统一机关,爰暂设军务院,为对内对外之合议团体,其组织条例第十条规定,本院俟国务院依法成立时撤废。今约法国会,次第恢复,大总统依法继任,与独立各省最初之宣言,适相符合。虽国务院之任命,尚未经统一起见,然当国会闭会时,元首先任命以俟追认,实为约法所不禁。本军务院为力求统一起见,谨于本日宣告撤销,其抚军及政务委员长外交专使军

事代表,均一并解除。国家一切政务,静听元首政府与国会主持。为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唐继尧等复将布告原文,电达北京。黎元洪军务院宣告撤销,自然欣慰,当日即复电大加赞赏。

7月21日,黎正式颁布命令称:“慨自改革以来,迭经变故,矩矱不立,丧乱弘多,法纪凌夷,民生涂炭,本大总统继任于危疑震撼之际,遵行元年《约法》,召集国会,组织责任政府,力崇民意,勉任艰虞。该督军等顾念时危,力闳大义,撤销军务院及抚军等职,纳政务于一轨,跻国势于大同。义闻仁声,皦如日月,千秋万世,为国之光。惟念大局虽宁,殷忧未艾,宜如何栽培元气,收拾人心,永绝乱源,导成法治。……所期内外在官,各深兢惕,同心协力,感致祥和,以成未竟之功,益巩无疆之业,本大总统有厚望焉。此令。”

自是南北重又统一。这时只有粤东方面龙济光的人马与李烈钧人马交争,时各督军多秉承政府意旨,归咎李烈钧,隐袒龙济光,特别是张勋、倪嗣冲专电通告斥李违令横行,请加声讨。而此时段仍然不肯放弃调遣北洋军侵入广东的计划。7月29日段以国务院的名义秘密发出艳电,征求各省的北洋军阀对处理广东问题的意见。同时,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擅自把未经内阁会议讨论和通过的催促赣闽两省出兵“讨伐”李烈钧的电报发出。

7月31日,张勋首先通电痛斥李烈钧,接着倪嗣冲也请北京政府下令“讨伐”李烈钧。继而张怀芝、赵倜、孟恩远、杨善德、阎锡山、冯国璋、王占元、毕桂芳、陈树藩等纷纷通电,对李烈钧口诛笔伐。

8月1日,李烈钧向黎元洪、段祺瑞提出了辞职。

这时,陆荣廷感到不宜再拖延赴任时日,遂约同省长朱庆澜共同赴任,并电告北京政府,谓其二人将指日启行。8月11日,黎又下令称:“迭据各方报告,广东纷扰,祸犹未已,生灵涂炭,外人复有烦言。长此迁延,靡知所届。龙济光未交卸以前,责在守土,自应约束将士,保卫治安。李烈钧统率士卒,责有攸归,着即严勒所部,即日停兵。该省督军陆荣廷,省长朱庆澜,现已星夜赴任,龙济光应将各项事宜,妥速预备交代,此后如再有抗令开衅情事,定当严行声讨,以肃国纪。此令。”

令下后,复派萨镇冰为粤闽巡阅使,选调兵舰赴粤海查办一切。其实是震慑龙、李,隐示中央威力。

8月25日,萨镇冰到了广州,与先期到广州的广东省长朱庆澜共同担负起调停粤局。由于此时陆荣廷已亲自带兵到了西江,段不得不采取退一步的策略,终止其派北洋军进入广东的计划。

龙济光在滇、桂军和北京政府命令压迫之下,只得卸职。8月17日,李烈钧也被解除职务,其同日致电各报馆,其电称:“钧本病夫,适兹盛会,提兵万里,聊同明光,大局底定,私愿良已。现将军队分交参谋长成桃、中央军司令张开儒管理,以待陆督军、

朱省长之命，暂解烦忧，离粤就医。”

8月22日，李烈钧将在粤的滇军交由张开儒、方声涛两师长统辖后，于27日到肇庆会晤陆荣廷。段祺瑞见李已解除兵权，遂称他“深明人民公意”，电请他和岑春煊“北上共襄机宜”。李婉电拒绝，于11日初，取道香港赴上海。

10月14日，陆荣廷率桂军进驻广州，龙济光率其振武军退往虎门，而后，乘船前往海南岛。

第二章 软弱的国会

1916年8月1日,国会在北京举行国会第二次常会开会礼,先期2日,由两院通告,并订定礼节如下:一、8月1日午前9时,参众两院议员,各服礼服,齐集众议院;二、午前10时,两院议员,入礼场就席;三、赞礼员引大总统及国务员入礼场就席,奏乐;四、主席宣告开会,并致开会辞;五、大总统暨国务员致颂辞;六、赞礼员报告向国旗行三鞠躬礼,在场者咸行礼如仪;七、主席宣告开会式礼成辞;八、主席宣告大总统宣誓;九、大总统宣誓奏乐;十、主席宣告退席;十一、摄影散会。

是日,参议院议员到会183人,众议院议员到会318人。参议院中,仍由王家襄、王正廷为正副议长,众议院仍由汤化龙、陈国祥为正副议长,临时公推王家襄为主席。大总统黎元洪、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财政总长兼外交总长陈锦涛、交通总长兼内务总长许世英、教育总长范源濂、农商总长张国淦、海军总长程璧光同时莅会。黎元洪依照民国二年公布的大总统选举法第四条,郑重宣誓。誓词称:“余以至诚遵守宪法,执行大总统之职务。”

时有报纸报道了会场场面:“黎大总统誓毕,全体欢呼,连称‘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国国会万岁!’‘中华民国大总统万岁!’睹君情之雀跃,复旦重光;瞻胜令之鸾旗,共和无恙。观者如堵,望慰云霓;国是再安,心倾中外。燕云之气象又新,鲸海之波涛不沸。是谓国会开幕的第二次,就是民国再造的第一日。午后同拍一影,然后散会。”

时政府即改定公文程式,并停止觐见大总统礼,另订觐见礼八条,由国务院呈准施行。八条为:一、特任简任各职之晋见大总统,均用谒见礼。二、谒见员诣大总统府时,须先向承宣司递职名柬,柬用大名片,居中直行写职衔及姓名,背面并写姓名履历,由承宣官入启,俟大总统临延见室,再行导入。三、谒见员入延见室,应向大总统行一鞠躬礼。大总统延坐询答毕,谒见员与辞,行一鞠躬礼退出。四、谒见均用常私服,但初次晋见者,须著燕尾服,曾得勋章者,并佩带勋章。五、大总统传见,及因公请见,或介绍请见者,均用谒见礼。六、荐任职以下,除大总统传见者外,均无庸谒见。七、满王公世爵,及蒙、回、藏、汉王公等之晋见者,均用谒见礼。八、凡谒见员预请示期,或临时请期,经大总统定期或改期,或派代见,或免谒见,承宣司均应随时通知谒见员。至若公文程式,亦从简单,分作13项类别,一是大总统令,二是国务院令,三是各部院令,四是任命状,五是委任令,六是指令,七是指令,八是指令,九是指令,十是指令,十一是指令,十二是指令,十三是指令。

呈,十一是呈,十二是公函,十三是批。大致仿民国元年定例,与袁氏后改的程式,繁简不同,无非是惩戒帝制,规复共和的用意。

8月10日,黎元洪假北京迎宾馆举行茶话款待国会全体议员,黎态度谦诚,要求议员同心协力,相互提携,其致辞道:“组织内阁,两月以来,屡更任命,纵非组织尽善,未尝不别具苦衷,盖共和再造,既由各方面势力构成,故组织政府不能专就一方面人才为限。用之期于适当,取之不一途。变乱纷纭之后,要以安人心定全局为先,不宜对一人一事而有偏议,切望诸君共体时艰,将来征求同意时,勿绳严格,俾收共济之效,相互提携,造成法治国家。至民生国计,经纬万端,议事有暇,更望时常接洽,俾得流通,免生隔阂。元洪不敏,惟与诸君子相见以诚,合力同心,共匡大局。”

对于黎的致辞,国会议员很满意,认为黎的态度以诚相见。议员们都决意也以诚相报。8月14日,参议院亦照旧《约法》办理,开议各案,黎总统便提出国务总理,咨请同意。两院议员接到黎总统的《特任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咨请同意案》后,遂于8月21日开会讨论。黎元洪派黎澍做他的代表赴院说明:“大总统依《约法》第三十四条,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咨请追任。查段氏在民国成立之初,厥功甚伟,虽属军人,而于政治经验甚富。当民国二年时,曾代理国务总理,成效显著。当帝制发生时,极力反对。民国恢复,大局多赖维持。兹特任为国务总理,尚希表示同意。”

众议院议员的表决照例投票取决。投票结果,段407票,复交参议院,亦得大多数赞成,于是总理一席,仍属段祺瑞接任。所有阁员,除农商总长张国淦因调任黑龙江省省长改由谷钟秀继任外,余均照前列单,咨请两院追认,两院也多数通过。内阁一律就绪。孙洪伊、张耀曾,先后莅京供职,唯唐绍仪一再告辞,始终不至,暂归财政总长陈锦涛兼理。直至11月中旬,方特任伍廷芳为外交总长。外省长官,只直隶添一曹錕为督军,朱家宝专任省长。至此,代表着南北统一的内阁正式成立。

在组阁中,黎与段似无公开的矛盾发生。二人给人的印象是和衷共济,甚为相得。《申报》为此发表评论说:“今日各界公电纷纷,谓大总统未能完全自由者,不仅疑帝制派人尚盘踞政局中,亦有一部分人疑段之态度不甚分明,或谓为人利用也。吾谓段于前既反对帝制而退,今又首先拥护总统,态度无所谓不分明。”

然二人之举是表面的,是给人看的,深层里存在着深深的芥蒂。

在民国四五年间,政党活动比较沉寂,当时够得上称为政党的,也只有三个:一是中华革命党。自癸丑“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皆避居海外,国民党亦被袁所解散。孙中山认识到革命必须把袁打倒,乃于民国二年在日本组织了“中华革命党”。从命名上来看,这个党是以革命为号召,袁氏称帝,“革命”两字更是当时政治活动的主流。时人又称之为“国民党左派”。二是国民党的温和派,亦被人称为“国民党右派”,他们部分散在海外,有的留在国内,有的则在日本。当孙中山筹组中华革命党时,亦曾联络他们,但他们反对中华革命党的过激立场。三是进步党,是君宪党化身,他们拥梁启超为领袖,仰袁氏鼻息,受袁氏玩弄,在北洋派门

下分些残羹剩饭。洪宪帝制后,梁启超首先反对帝制,大声疾呼,其《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发表后,对反袁反帝运动发生极大影响,尤其因为进步党的人士中,多为稳健派,颇负时誉,民国初年一般士民的心理,认为革命党人有冒险性,而进步党人比较和平,不会走极端。如今进步党也反袁反帝,这就表示袁确实是该反的了。

在三个党中,进步党影响最大,因为进步党在旧势力方面既可以和官僚及复辟派以及北洋派接合,也在新的方面又可以和国民党温和派联成一气。

国会复会后,政党活动就变得短兵相接了,由于进步党人在袁死后提倡“不党主义”,所以在参加内阁中,只有一个范源濂。国会开幕后,进步党人中以汤化龙、刘崇佑为首领的宪法讨论会和以梁启超、林长民为首领的宪法研究会很快合并,并为“研究系”。进步党在国会中是和北洋派携手的。

在国民党方面,左派的中华革命党主张采取激烈的革命手段,所以在国会中没有吸收分子,“欧事研究会”也因没开展什么活动而消失,由张继以“张寓”名称暗中纠合同志,后来挂出一块招牌名为“宪法商榷会”,其中又分为三个派系,一是以张继、王正廷、吴景濂、谷钟秀、张耀曾等为主的“客庐”系;二是以旧进步党人新附于国民党之孙洪伊及丁世峰为主的“韬园”系;三是以林森、居正、田桐为主的“丙辰俱乐部”。

不久,“客庐”系中的谷钟秀、张耀曾脱离“客庐”而组成“政学会”,“丙辰俱乐部”与“韬园”两派又合组为“民友社”,商榷会改为“益友社”,不久“益友社”又改为“政余俱乐部”,以王正廷、褚辅成为主。

这时,张勋公然发出巩固北洋团体以对抗西南各省及国会的狂妄叫嚣,国会开会时张勋首先向国会开炮,通电请铲除国会中“暴乱分子”之参与癸丑之役者,并痛减议员岁费以节国家开支。实际上,张的排斥国民党议员就等于不要国会,因为国民党在形式上是国会中的第一大政党,如果没有国民党议员参加,国会将因不足法定人数而解体。

8月5日,国民党右翼的阁员之一司法总长张耀曾由云南到上海,下榻孟渊旅馆。正在这时,上海海关在轮船中查获大宗烟土,据说张的随员孙世奇有重大嫌疑,但是张否认随员中有孙世奇其人。不久查明,上海烟土案牵涉到唐继尧的兄弟唐继虞,而与张耀曾无关。

但张勋不管此案与张耀曾有关无关,即于9月2日发表冬电称:“张耀曾贩土营私,丧权辱国。国务院为一国最高行政机关,岂容有此败类厕足其间。……勋敢代表大多数之国民曰,此等阁员,此等议院,我辈国民断难承认。”

张勋其实是借题发挥攻击阁员,进而攻击国会。

这时,国会已经通过了内阁总理同意案,并且通过了全体阁员名单,因此段劝告张勋勿再干涉国会。张勋回答说他不是干涉国会而是“监督国会”。黎也派张勋的老朋友阮忠枢到徐州来疏通,不料张勋态度更甚。9月13日,张勋联合北洋军阀倪嗣冲、姜桂题、张作霖、冯德麟、孟恩远、毕桂芳、王占元、张怀芝、赵倜、田文烈、李厚基、

田中玉、杨善德等多人发表元电攻击张耀曾，其电谓“政府隐忍而不言，国会盲从而通过”，“国会为立法之地，总长为执法之人。法若不行，何以服众”。“自兹以后，勋等何能再以禁烟法律强令国民，惟有任其自种自运自吸，不在而已”，“勋等料各省法庭引为奇耻，忍无可忍，必有与法部断绝关系之一日”，“张于此案为嫌疑犯之一，无论有罪无罪，均应停职付诸法庭”。其电最后称：“如以勋等所言为是，请即日罢斥司法总长张耀曾，即交法庭公开审判，以谢天下。如以张耀曾所行为是，即请立罢勋等之职，以谢张耀曾。倘政府仍有为难，即请将勋等与张耀曾一律罢斥，以平其气。……坐衣冠于涂炭，勋等所不屑为；甘缄默以终身，勋等所不忍出。敢援匹夫有责之义，不辞武人干政之嫌。期在必行，停候明训。”

由于张勋等人目标是攻击国会和攻击国民党阁员，这正是段祺瑞所希望的，因此段采取了冷眼旁观的态度。国会对此也竟哑口无言。只有西南五省实力派发表了一个谴责张勋等各督“嚣张作乱”的通电。

张耀曾在张勋等攻击下，愤然辞职。黎安慰他“不必计较”。而段却说了句“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的话。

在段祺瑞有意纵容下，使得国会软弱无力，帝制派与阴谋政客的气焰嚣张起来。

第三章 张勋召开第二次徐州会议

1916年8月间,众议院议员赵炳麟提出《军人不得干涉议会案》,张勋即联合了多人通电痛斥。8月27日,张勋就众议院“禁止武人干政案”发表反驳通电,其电称:“驳参议院赵议员炳麟建议武人不得干涉政治一案,并引《临时约法》第二十五条,虽有参议员对于院外不负责任之规定,非谓议院一切施为,院外概不得加以议论。”

张勋等之通电一发,吓得赵炳麟等赶紧撤回。8月28日,赵倜就赵炳麟撤回“禁止武人干政案”建议事致陆军部电,电文称:“安徽张督军沁日通电,驳议员赵炳麟请政府明令禁止武人干涉议院建议案。闻赵炳麟对于此案自知不妥,甫经提出,旋即撤回,自行打消,亦可谓善能补过者矣。”

8月29日,张作霖就“禁止武人干政案”发表反驳通电,电文称:“勘日电陈大总统,对于议员赵炳麟建议请政府禁止武人干涉议院一案,以徐州张督军沁电,深为赞同,录文通电奉闻。”

9月1日,倪嗣冲也就“禁止武人干政案”发表反驳通电。同日,孟恩远亦就众议院“禁止军人干政提案”发表反驳通电。

书至这时,当把张勋作一介绍。

张勋是江西奉新县赤田村人,幼年时家道贫寒,无以为生,在距他家不远的江际头村许家充当书童,主人是当时任职两江总督的许振伟。张勋当了几年的书童,觉得那样厮役一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灵机一动,假造了一封许振伟的介绍信,偷盖了许的图章,投效江南大营,长官见了许大人的介绍信,当即准其入营,继而,见他忠勇可靠,更是另眼看待,就凭这一点关系,张勋一帆风顺地升上去,后来当到长江巡阅使,许振伟也就只好承认这回事了。

张勋的愚忠顽固,亦属可哂,其对清室是忠贞到底,民国以后,他和他的部队始终留着一条“尾巴”不肯剪,所以他的部队被称为“辫子军”,他自己也就被人尊称“张辫帅”。

9月20日,张勋公然召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徐州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山东督军张怀芝,第五师长张树元,奉天督军张作霖,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毕桂芳,江苏督军冯国璋,河南督军赵倜,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李纯,福建督军李厚基,直隶督军曹锟,直隶省长朱家宝,浙江督军杨善德,松沪护军使卢永祥,第七师长张敬尧,兖州镇守使施从滨,两广矿务督办龙济光,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北京步军统领江

朝宗等所派的代表。会议招待规格极高,张勋派了绿呢大轿前往火车站迎接各代表,并包定徐州四大高级旅馆为会议下榻处。会议在巡阅使署大客厅举行,戒备森严,代表入场亦须通过人身检查。会议决定:将“七省同盟”扩大为“十三省区联合会”。并推举张勋为盟主,会议还制定了“十三省区联合会”章程十二项,为:一、本团体以联络国防、巩固势力、拥护中央为宗旨;二、本团体为防止暴动分子私揽政权而设,国会开幕后,如有借故扰乱与各省区为难者,本团体得开会集议为一致之行动,联合公讨之;三、本团体为拥护国家安宁起见,如不得已用兵时,关于联合区域作战事宜,得公推领袖一人总指挥之;四、本团体对于所公推之领袖,认为盟主,凡事经开会公决后,即由领袖通告遵行;五、本团体推张上将军为领袖,遇有重要事体发生,应行主持争执,其不及往返电商者,经由张上将军代为列名,但事后应将原电事由电告;六、本团体如有必须集议之事,应由各省区各派代表到会与议,其集议地点临时决定之;七、本团体联合以后,各方面如有妨害国家统一之行为及对于政治有非理之要求,为公论所不容者,本团体即以公敌视之;八、本团体以外各省区如有反抗中央、破坏大局者,本团体即以补足中央制服之;九、本团体为主持公道起见,凡有挟持私愤、假借他项名义倾陷报复者,本团体应仗义执言,加以保护;十、各方面对于本团体如有存心破坏及谋削弱本团体之势力者,本团体当协力抵制之;十一、本团体应需经费,由各省区酌量担任;十二、本节略仅具纲要,所有一切未尽事宜,均由众议随时规定。

会议第三天,安徽省长倪嗣冲由蚌埠赶到徐州,参加会议。倪在会议上发了言,其认为会议仅仅制定章程是不够的,应当采取行动,即解散国会,废止《旧约法》,罢免西南派的唐绍仪、孙洪伊、谷钟秀、陈锦涛、张耀曾五总长,并将此项决议通告北京政府,限于三日内答复。这些建议,实际上就是要武人干政,使中华民国成为“中华军国”,当即引起了各省代表的顾虑,倪的建议没能得到代表们的认同,时各代表们认为,若没有取得本省督军的授权,不能擅自同意这种意见的。于是倪又提出把“解散国会”改为“除去国会中暴乱分子”的建议,而代表们仍然做不得主。

9月24日,国务院秘书曾毓隽从北京带来一个攻击唐绍仪的电稿,于是,会议就以这个电稿为主题展开了讨论。25日,会议以张勋、冯国璋、王占元、李纯、倪嗣冲、张作霖、孟恩远、郭宗熙、毕桂芳、许兰洲、曹錕、张怀芝、赵倜、田文烈、李厚基、张广建、田中玉、杨善德、卢永祥、陈光远、李进才、李长泰、张敬尧、范国璋、蔡成勋、张永成、张树元、王金镜、鲍贵卿、唐天喜、施从滨、徐占凤、陆锦、杨以德34人的名义,照北京带来的原稿发出通电称:“唐绍仪学识凡庸,才智猥下,素行不检,秽德彰闻。……唐绍仪曾借比款,以六百万元之巨款,竟与少数伟人朋比分肥。及其任内阁总理,国会以比款用途相诘,唐恶颜结舌,无可为词,竟至弃职潜逃。唐之此来,实将要结外援,阴谋不轨。……务请大总统勿令就职。倘竟不察,使长外交,必至金壬误国,华夏蒙羞。勋等于唐署名签押之件,一律不敢预闻。除公举代表与唐清算比款外,合词电呈。”